舊聞證誤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舊聞證誤

李心傳撰

本館據函海本排
印初編各叢書僅
有此本

舊聞證誤

宋代史學自司馬君實而外吾蜀李氏最稱傑出李燾仁父撰續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舉要六十卷李心傳微之作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百卷陳振孫稱其與畢巖長編相續余皆有家藏寫本以卷帙浩繁無力營辦故尚未付梓茲刻其舊聞證誤四卷在微之撰述中不過沙界微塵而辨駁詳明根據鑿鑿如蘇叔黨赴倅眞定抗賊以死非卷中表出人將無知之者朱勝非秀水閒居錄載李綱私藏過於國帑自奉泰侈及以私貨賮張浚之行非具知人論世之識逐加辨正遂令賢者蒙垢不淺欲不謂之良史才得乎蓋其淵源有自而又兼才學識之長故所作過人如此耳壹山李調元序

舊聞證誤卷一

宋 李

建隆至天禧．每朝廷大禮．二府必進官．天聖二年、南郊．李許公懇言之．乃止．自是止加恩而已．未嘗進官．太宗六行大禮．惟雍熙南郊．端拱耤田．加恩．眞宗初郊．惟二相進秩．其後三郊．兩府始遷官爾．宋所記差誤．

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卽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於崇政殿說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猶曰崇政殿說書焉．出張芸叟畫墁錄．按國史．仁宗用孫宣公之請．以賈文元等四人爲崇政殿說書．自此始．抱腹山人郭無爲乃太原宰相也．崇政在太祖時爲講武殿．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五月．始改．

唐至五代國初．京師皆不禁打緻．自祥符後始禁．惟親王宗室得打緻．其後通及宰相樞密．出葉夢得石林燕語．按會要．國初惟親王得張蓋．太宗時．始許宰相樞密使用之．此云國初不禁．又云祥符後始及樞輔．皆誤也．

乾德元年六月．命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縣．常參官知縣．自嶼等始也．注實錄建隆二年十一月．以祠部郎中王景遜爲河南令．不知諸書何故乃言知縣始．此豈令與知縣不同乎．出李燾長編．按京朝官出爲赤縣令者．不復帶本官．自唐以來皆然．如建隆四年．以水部員外郎李瑛爲浚儀令．柴自牧爲兵部員外郎之類．至是奚嶼、始帶大理正出知館陶縣．故史臣云常參官知縣自嶼始也．然建隆二年六月甲寅．曹州冤句

令曹陟以清翰聞擢左拾遺知縣事又在奚嶼之前則常參官知縣不自嶼始矣豈非陟以就任改秩之故不得爲事始而史臣特取常參官自京都出知外縣者而記之耶大抵國初之制朝官出爲縣令則解內職朝官出爲知縣則帶本官由此言之令與知縣不同甚明

乾德三年春平蜀蜀宮人有入掖庭者太祖覽其鏡背云乾德四年鑄上大驚以問陶穀二內相二人曰蜀少主嘗有此號鑑必蜀中所鑄上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自是大重儒臣出劉貢父詩話

王晉公祜事宋太祖爲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之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爲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於上祜還以百口保彥卿帝怒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卽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赴貶時親賓送于都門外謂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祜笑曰祜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出邵伯溫聞見前錄按國史開寶二年二月以知制誥王祜知潞州七月魏師符中令彥卿移鎭鳳翔八年王公自潞州移守魏此時王祁公罷相已六年晉公實自上黨徙魏不應云使還與卿王溥官職也符令傳云行至河南以在告滿百日免明年李莊武繼勳鎭大名卽魏州晉公移襄州譚州代還知吏部選事六年坐忤參知此時盧多遜貶華州司馬不應云自魏州使還卽貶也晉公本傳太平興國三年自華州起知河中府六年召爲左司員外郎八年遷中書舍人雍熙三年知開封府四年以病罷爲兵部侍郎據此則晉公自華陰再起恰十年邵謂太宗卽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者謬誤尤甚

本朝父子狀元及第張去華子師德梁灝子固而已出王明清揮麈前錄按開寶二年安德裕狀元及第五年子守亮繼之凡三家仲言遺其一耳

石林燕語云國初取士猶用唐故事禮部放牓開寶六年李文正知舉下第進士徐士廉擊鼓自訟詔盧多遜卽講武殿覆試於是再取宋準而下二十六人自是遂爲故事辨云時以李瑩侯陟郝益考試通得一百二十七人並放及第此云盧多遜覆試又云再取宋準而下二十六人皆非出汪端明辨石林燕語按是舉復試凡得進士二十六人明經三十人明禮十人三使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總諸科爲百有二十七葉公所云專指進士汪公并諸科言之是以不同也

上命曹彬潘美曹翰收江南以沈倫爲判官臨行朝辭赴小殿燕餞酒半出一黃帕文字顧彬曰汝實儒將潘美曹翰桀悍恐不能制不用命者望朕所在焚香啓之自有處置諸人惶恐汗下沿路或欲攻刼及江南城破李主出降二人皆欲面縛之曹王以所授敕欲宣讀事遂解如此者數四功臣還朝曹王面奏沿路及至軍前將佐皆用命一心乞納所降特敕後有旨宣赴後苑酒半諸人起納敕上令潘美啓封曹翰執讀執政環立展示乃一張白紙衆皆失色上笑再命飲極歡而退出建隆遺事按此一事諸雜記多言之互有不同然以史考之有可疑者太祖實錄開寶七年九月癸亥命潁州團練使曹翰率兵先赴荆南丙寅以宣徽南院使曹彬馬軍都虞侯李漢瓊判四方館事田欽祚同率軍赴荆南領戰棹兵沿江而下丁卯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步軍都虞侯劉遇東上閤門使梁迥並領軍赴荆南十月壬辰彬等離荆南

甲辰。以彬爲昇州西南面行營馬步軍戰棹都部署。美爲都監。翰爲先鋒都指揮使。當出軍時。曹潘二公蓋先後受命。然武惠嘗平嶺南。爲大將。恐太祖不應有是言。沈倫者本名義倫。時已爲集賢相。太宗卽位去義字。此云沈倫爲判官妄也。沈相乃伐西川時爲轉運使耳。江南既平。曹翰攻江州。尙未下。九年五月。屠之。六月。賞功爲柱州觀察使判潁州。蓋翰未嘗還朝。此云美啓封、翰執讀、亦誤矣。意者太祖此旨爲曹翰、田欽祚輩設。而傳者失不可不辨。

太祖遣曹彬取江南。潘美爲副。太祖知美有謀難制。召二人升殿。謂曰。但大使斬得副使。取得江南。美震怖而出。由是迄無敗事。出祖宗獨斷。按國史。曹彬以宣徽使行。潘美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美不過闕也。太祖所言。蓋翰彬之副田欽祚等爾。

曹彬、潘美伐太原。將下。曹壓兵稍却。潘力爭進兵。曹終不許。卽歸至京。潘詢曹何故退兵不進。曹徐語曰。上嘗親征。不能下。下之則我輩速死。既入對。太祖詰之。曹曰。陛下神武聖智。尙不能下。臣等安能必取帝頷之而已。太祖親征太原不能下。開寶二年春也。時曹武惠實掌兵扈駕。明年。命潘武惠伐嶺南。四年嶺南平。留知廣州。五年。兼嶺南轉運使。六年。還朝。七年。與曹武惠同伐江南諸國。八年。克之。九年。還朝。是歲太祖崩。二公未嘗共伐太原也。按史。開寶元年。嘗伐北漢。李繼勳爲大將。曹王爲都監。然上親征。乃在次年。此謂神武聖智尙不能下。蓋誤也。太平興國四年。曹王爲樞密使。潘武惠爲北面都招討制置使。二公同行。然是歲太宗乃親平太原。亦與此錄不合。又按平晉之歲。太宗親征幽州不能下。雍熙三年。曹潘二

王同出。亦無功。疑所云神武聖智不能下者指此。然是役也。曹出山前。潘出山後。潘克雲中五郡。以曹失律。遂班師。實不同行。此云曹麾兵稍却潘力爭。亦非也。曹既失律。召還下吏。責爲衞將軍。潘屯雁門如故。久之乃入朝。此云既還京。曹語潘云云亦謬。

開寶後。命中書樞密皆書時政記。以授史官。（出葉夢得石林燕語。）按實錄。景德三年五月丙午。樞密院始置時政記。月終送中書。用王文穆、陳文忠之請也。大中祥符中。又命直送史館。非始於開寶後。葉誤矣。

太祖即位後。有旨諸房子並稱皇子。皇女有言恐無差別。上曰。猶子即子也。新得天下。便生分別。朕不欲爲也。至太宗即位。分皇子皇姪矣。按史。太平興國七年以前。燕秦二王及魏悼王之子。皆稱皇子。故魏悼王長子德恭。初除貴州防禦使。稱皇第四子。與德昭、德芳同。而其長女亦封雲陽公主。女婿韓崇業、除右衞將軍駙馬都尉。循故事。七年夏。魏王得罪。下詔削其子女封爵。並云德恭、德隆、宜稱王姪。於時燕秦二王已薨。此云太宗即位分皇子皇姪。蓋誤也。

國初取進士。循唐故事。每歲多不過三十人。太宗初即位。天下已定。有意於修文。特取一百九人。自唐以來未有也。辨云。國初取進士。每歲有不特三十人者。（出汪藻明辨石林燕語。）按太祖一朝。放進士十五榜。李肅、榜六人。劉察、榜七人。蘇德祥、李景陽、張拱、榜皆八人。劉蒙叟、柴務成、安德裕、安守亮、榜皆十人。張去華、劉寅、榜皆十一人。高適、榜十五人。楊礪、榜十九人。宋準、榜二十六人。惟開寶八年三嗣宗一榜。放三十一人。葉不誤也。

太宗初卽位。張齊賢方赴廷試。太宗欲其居上甲。而有司偶失掄選。置於丙科。帝不悅。有旨一榜盡與京官通判。文定得將作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位宰相矣。出邵伯溫聞見前錄。按會要。太宗所取進士。太平興國二年。呂文穆蒙正榜凡五人。第一等除將作監丞。今之宣義郎。第二等除大理評事。今之承侍郎。並通判諸州。三年。胡秘監旦榜七十三人。五年。蘇參政易簡榜百一十八人。皆倣此例。邵氏謂以文定故。一榜盡與京官通判者謬也。文定實呂文穆榜第一等及第。是時正分兩等。安得有第三甲也。後十五年。文定乃拜相。舊時見任官應進士舉。雖中選。止令遷官。而不賜科第。不中者則停見任。其愛惜科名如此。自淳化後。遂皆賜第。辨云。太平興國五年。單鍔、周繕、賜及第。餘皆節度掌書記。非皆不賜第也。出汪端明辨石林燕語。此所辨未盡。按史不中者停見任。乃雍熙二年。宋惠安李文正兩相之請。非舊皆如此也。眞宗天禧二年。既申嚴其制。劉燁知制誥。又請已受蔭者不許鎖試。不行。明年。禮部貢院奏鎖廳不及格人姓名。詔罰金十觔。今後不得應舉。天聖四年。宋宣獻爲翰林學士。又請不及格人許再取應從之。蓋自雍熙至天聖四十餘年。未嘗有停任者。

太平興國六年九月。以石熙載充樞密使。注。熙載以文資政官充使。不知帶檢校官否。據實錄會要。不帶檢校官。乃自錢惟演始。出李燾長編。按石公初自朝散大夫刑部侍郎。除中散大夫戶部尚書充使。又自金紫光祿大夫戶部尚書。罷爲僕射。皆不帶檢校官。蓋前此文臣。惟趙韓王嘗充而不帶正官。至是以尚書代檢校官也。及祥符中。陳文忠、王文穆、並使。眞皇眷之厚。乃不去正官而加檢校大尉。自是寇萊公、丁晉公、

馮魏公輩皆國之大臣謂不帶檢校官自錢文僖始蓋引祥符以來近例失于參考耳

太宗時宋白賈黃中呂蒙正李至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曰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蒙正爲宰相黃中至易簡參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爲名臣出歐陽修歸田錄按國史此太平興國八年五月事也實李文恭穆與宋賈呂李五公同入翰林後二年蘇易簡始爲學士

縣史受郡事而下之縣者今皆曰祗候典訛也宋朝會要唐藩鎮皆置邸京師謂之上都留後院大歷十二年改爲上都知進奏院撫言夏侯孜僕曰擬作西川留後官以此言之乃借唐藩鎮留後吏目以爲稱當曰知後典也按皇朝會要宋初緣舊制藩鎮皆置人爲進奏官軍監場務轉運司則差知後官或副知掌之太平興國八年汰進奏知後官存百五十人並充進奏官罷知後官之名咸平五年復令進奏官各置守闕副知一名參之所云祗候典當爲知後者是矣而以爲法唐藩鎮吏目以爲稱則誤蓋知後官之名乃國初所創下於進奏官一等非唐之舊名也

朱希眞云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宋盡收用之寘之館閣使修羣書如册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廣記之類廣其卷帙厚其廩祿贍給以役其心多卒老於文字之間出王仲言揮麈後錄按會要太平興國二年命學士李昉遠扈日用偕諸儒修太平御覽一千卷廣記五百卷明年廣記成八年御覽成九年又命三公及諸儒修文苑英華一千卷雍熙三年成與修者乃李文恭穆楊文安徽之楊樞副礪賈參政黃中李參政至呂文穆蒙正宋文安白趙舍人鄰幾皆名臣也楊文安雖貫浦城然恥事僞廷舉後周

進士第。江南舊臣之與選者。特湯光祿、張師黯、徐鼎臣、杜文周、吳正儀等數人。其後湯徐並直學士院。張參知政事。杜官至龍圖閣直學士。吳知制誥。皆一時文人。此謂多老於文字之間者。誤也。當修御覽、廣記時。李重光尚亡恙。今謂因降王死而出怨言。又誤矣。册府元龜、乃景德二年王文穆、楊文公、奉詔修。朱說甚誤。

張融自密直守蜀歸。爲樞密副使。建第差壯麗。太宗一日語融曰。聞卿建第甚雄。朕方要一庫未成。可輟之。融即日遷居佛寺。今新衣庫是也。出王鞏聞見近錄。按陳和叔拜罷錄。太宗朝副樞密者凡十七人。但有張遜、張宏、無張融也。成都知府題名記。太宗時亦無張融。但有張忠定耳。定國恐誤。

寇忠愍爲執政。尚少。太宗嘗語人曰。寇準好宰相。但年尚少耳。忠愍乃服何首烏而食三白。鬚髮遂變。於是拜相。出王鞏聞見錄。按寇公以淳化二年入宥府。時年纔三十一。四年以與張遜不協罷。五年復爲參知政事。至道二年又罷。眞宗咸平六年除三司使。景德元年八月自三司拜相。時年四十四矣。此所記皆誤。

錢公若水爲樞密副使。時呂相端罷。太宗明日謂輔臣曰。聞呂端命下。哭泣不已。錢公厲聲曰。安有此。退謂諸公曰。我輩眷戀爵祿。上見薄如此。遂力請罷。此亦謬誤。按錢公以至道元年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四月呂公相。三年三月太宗崩。六月錢公罷。咸平元年十月呂公免相。皆與此不合。

唐有翰林侍書學士。柳公權嘗爲之。太宗以王著爲衞尉寺丞史館祗候。使詳定急就章等。後遂以爲翰林侍書。而不加學士之名。蓋惜之也。出葉夢得石林燕語。按柳誠懸書何進滔等碑。並云翰林學士承旨兼侍書。無

學士字。唐史本傳。誠懸初爲侍書學士。恥以技進。求換散秩。改宏文館學士。文宗立。復召侍書。充書詔學士。據此則侍書帶學士或不帶。未足爲重輕。況國初翰林侍讀侍講。亦不帶學士字與侍書同。非謂靳之也。

咸平元年。上自卽位以來。夜則召儒臣詢問得失。或至夜分。其後率以爲常法。聖政錄云。召侍講侍讀學士二年七月。始置講讀學士。此時未有。今改爲儒臣庶不相妨。出李燾長編。按翰林侍讀學士。唐開元中置。王涯權德輿等嘗爲之。後廢。太平興國中。太宗復置翰林侍讀。以呂文仲爲之。尋又改爲侍講。迄眞宗不易其任。石守道所謂講讀學士。卽指此爾。

張忠定爲御史中丞。彈奏張丞相齊賢。齊賢深以爲恨。言於上曰。張詠本無文。凡有申奏。皆婚家王禹偁代之。禹偁前在翰林。作齊賢罷相制。其詞醜詆。故幷欲中傷之。公聞自辨。因以所爲文進上大悅。

祖宗時雖有磨勘法。然自朝官以上。悉中書行之。蓋以別流品耳。至道二年。太宗祀南郊。百官皆近秩。時寇萊公參知政事。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及不知者。卽序進之。廣州左通判右正言馮拯轉虞部員外郎。右通判太常博士彭惟節。乃轉屯田員外郎。惟節自以素居馮下。章奏列銜。皆仍舊不易。萊公怒。特詔馮毋得亂經制。馮憤。因上疏極論寇公擅權。太宗由是怒。尋命出守。此國史所書也。仲言謂磨勘吏部成法。非宰相所專。乃元豐官制後事。豈可謂蔡書抵牾耶。按今郎官二十四階。易以三朝郎右正言。太常國子博士階。易以一承義郎。故磨勘止在吏部而已。蔡書誠有抵牾者。不在此條。

王沂公青州發解及南省廷試皆爲第一中山劉子儀時爲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出魏泰東軒筆錄）按國史沂公以咸平五年第進士後十八年劉子儀始爲學士按劉子儀咸平元年及第在沂公前四年耳天禧四年子儀爲學士此時沂公執政久矣寇忠愍公判天雄軍王文康公爲轉運使奏公僭侈太宗怒問翰林承旨王明明曰此駭耳太宗從之公後以女適文康及謫雷州賴文康當國故不得死（出蔣魏公逸史）按寇公在長安走馬承受奏其僭侈眞宗以問王魏公旦旦奏云云及謫雷州王文康爲密直亦坐累免蔣誤記也又國史寇公判天雄乃祥符初事是時晁文元李昌武楊大年在翰苑亦無王明明初自右職換禮部侍郎未嘗入北扉不知蔣何以鹵莽如此

王文正李文定俱秉政文定曰外寧必有內憂三十年後東封西祀方在公等之手吾不見也文正爲相果有東封西祀之事按契丹講和在景德元年後十二年李公始自陝西都轉運使入翰林爲學士此事當指李文靖

眞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公問于李文靖公曰和親何如文靖曰善則善矣但恐人主侈心生耳文正亦未以爲然及眞宗晚年多事巡遊大修宮觀文正乃潛歎曰李公可謂有先見之明矣按國史景德元年十二月契丹平此時李文靖之薨久矣

王沂公久在外意求復用宋宣獻爲參知政事甚善呂許公許公時爲昭文相爲沂公言曰孝先求復相

公能容否呂公許諾宣獻曰孝先於公交契不淺果許則善待之不宜如復古也（謂李文定）呂公笑然之遂奏言王曾有意復入上許之呂公願以首相處之上不可許以亞相乃使宣獻問其可否沂公無所擇既至呂公專決事不少讓二公又不協（出蘇轍龍川別志按國史景祐元年八月癸亥樞密使王文康公薨是月庚午召王沂公於河南爲樞密使明年三月李文定公自集賢相罷沂公以次翰代其位恐非求復入也癸亥庚午相去七日爾豈容往來問可否耶既因人而求相又居右而不擇沂公決不然文定所記疑得之張宣徽大不可據

宋眞宗大漸之夕李文定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卽上馬去（出邵伯溫聞見前錄）按眞宗以乾興元年二月崩此時李文定得罪黜知鄆州久矣樞密使罷政降麻熙寧間呂穆公弼因爭新法求去王安石陰沮之令送舍人院命詞此恩例遂廢按國朝故事樞密使以使相若節度使罷又樞密使帶平章事而罷爲散官則學士院降麻若樞密使不帶平章事而以散官罷則止舍人院命詞考之實錄太平興國六年楚景襄罷爲上將軍皇祐五年高文莊嘉祐四年田宣簡罷爲觀文殿學士皆不降麻惟太平興國八年石元懿以僕射罷太宗眷之厚乃降麻耳外此降麻者十八人吳侍中李元靖曹武惠王忠肅寇忠愍曹襄悼錢文僖張榮禧楊恭毅王康靖夏文莊狄武襄王武恭賈文元宋元憲張康節富文忠文忠烈葢皆以使相若節度使罷故誕告焉大中祥符

七年王文穆、陳文忠罷爲尚書。八年陳文忠再罷爲僕射。皆降麻者。以二公悉帶平章事故也。若楚景襄等。則皆不降麻。舊典明甚。豈特呂宣徽哉。況呂以觀文殿學士罷。正與田高二公所除官同。似非介甫沮之也。淳化三年王顯罷。蘇易簡草麻。蓋以建節之故。

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公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爲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何如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啓之。公曰。某處安得有人敢輕毀。向公自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出王文正遺事。

按實錄。張尚賢以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及第。掖垣叢志。尚賢以天禧二年十一月知制誥。此時及第才七年耳。前一年王公已免相。是時閣下乃盛文肅度、劉子儀、陳知微、王章惠隨、夏文莊竦、凡五人。若有闕、則尚賢資甚淺。恐亦未在議中。曾子因隆平集云。尚賢守道不回。執政不悅。可西掖者九年。如此則似非奔競者。

宋眞宗大中祥符六年十二月。張齊賢卒。齊賢以右僕射奉朝請、與宰相向敏中爭娶薛惟吉妻。敏中坐此罷。按此咸平五月十月事也。張公實判永興軍。今云僕射奉朝請。蓋誤。

楊文公在禁林。眞宗欲立章獻爲后。朝議欲得公作册文。使丁晉公諭旨。召至中書。扣所坐之床曰。幸得聯此坐。公曰。相公失言。竟不撰册。公亦罷去。王言文正居中書時。已立章獻爲宸妃矣。公亦知之。按本朝

故事中宮册文多命二府大臣爲之學士但草制耳然章獻爲后時實不受册文公蓋不草制也況是時文正公爲首相丁崖州但參知政事何以獨召文公至中書諭旨耶章獻但爲德妃明道初始創宸妃之名以封章懿此亦誤也

劉子儀在南陽以翰林學士召中途改知成都彌年又召爲學士至西京復加兩學士知鄭州謝表云蓬山已到屢爲風引而回長安甚遙但覺日邊之近按國史劉子儀天禧四年自正字除翰林明年出守合肥乾興元年復入翰林頃之以中丞罷又知汝陰天聖五年三入爲學士承旨六年知廬州以老罷八年薨據此子儀實三入翰林未嘗守南陽成都及鄭州亦未嘗加兩學士曾記誤也據此謝表乃宋子京然宋實自眞官移守成都自成都召爲三司使以言者論列改三學士知鄭州亦與曾所記不合

國朝宰執未有兼東宮職事者天禧末仁宗初立爲皇太子命宰相丁謂馮拯兼少師少傅樞密使曹利用兼少保而任中正王曾爲參政錢惟演爲樞副皆兼賓客前此所無也出葉夢得石林燕語按仁宗初立爲太子李文定以參政兼賓客後二年李遷集賢相兼少傅其十一月皇太子聽政遂命宰政悉兼東宮官葉所云誤

王沂公當軸尤抑奔競張師德久次館閣博學有時望而不事造請最爲魯簡肅公深知一日中書議除知制誥一人魯盛稱張才德沂公以未識爲解魯屢諷張往見沂公公辭不見佗日謂魯曰張君器識德行足以爲此但尚有請謁耳逾年方命掌誥沂公之取人如此故當時士大夫務以冲晦自養出澠水燕談此

尤謬誤。張尚賢入西掖。戊午冬也。王孝先拜相。魯貫文參大政。壬戌秋也。相去五年。

宋綬草丁謂貶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出丁謂傳。）按實錄載譴詞首云。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此承龍川志之誤而不之考。

丁晉公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參知政事。節度使當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相執中罷使相除僕射。乃降麻。龐相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大學士。又不降麻。蓋無定制也。（出歐陽修歸田錄。）按唐制節度使除僕射尚書侍郎。謂之納節。皆不降麻。止舍人院出制。國朝故事。罷使相則降麻。趙韓王、陳恭公、富文忠、賈文元、王文公是也。罷節度使則不降麻。李從善、李元靖、丁晉公、龐莊敏是也。安得謂無定制哉。韓忠獻自武康軍節度使除三司降麻。非舊制也。蓋中書之誤。而學士無正之者。又丁自保信軍節度使除吏部尚書參政。此云自平江節度除兵部。亦誤。

祖宗朝。宰相罷免。惟趙中令得使相。餘多以本官歸班。參樞亦然。天禧中。張文節始以侍讀學士知南京。天聖中。王文康以資政殿學士知陝州。自慶歷後。解罷免率皆得職焉。（出宋敏求春明退朝錄。）按參知政事罷政得職名。自景德二年王文穆始。慶歷以前執政。若薛簡肅、宋宣獻、李康靖、晁文莊之流。皆得資政殿學士。蓋祖宗故事。參樞善罷。例皆進秩。太宗執政三十九人。惟王永圖、陳晉公、李文靖、賈媧民、寇忠愍、溫恭肅六人。以本官罷。外此無不進秩者。

章郇公以侍郎爲參知政事。呂申公鄙其爲人。時宋宣獻以尚書爲樞密副使。申公卽以爲參知政事。欲

以逼公。公之親友。皆勸公引去。公不爲動。久之宣獻卒。乃未避位。申公深愧之。言於仁宗。留之不遣。及申公薨。公遂秉政。按此一段。謬誤尤甚。據國史。章文獻、景祐三年。自學士承旨除同知樞密院。寶元元年。拜相。未嘗爲參政也。又章拜相。乃繼王章惠、陳文惠之後。此時呂文靖爲北京留守。實未薨。章呂未嘗相繼秉政。宋宣獻、明道二年以侍郎參知政事。是時章郇公才入翰苑。康定元年。宋宣獻以尚書再爲參政。是時章郇公已位丞相。宋公嘗知樞密院事。亦未嘗爲副樞也。

舊聞證誤卷二

仁宗天聖元年正月壬午。度支副使陳堯佐兼知制誥。故事知制誥皆先召試於中書。堯佐預修眞宗實錄。特免試焉。出李燾長編。按葉夢得避暑錄話。本朝知制誥。循唐制不試。雍熙初。太宗以李文靖公沆、與宋湜王化基爲之。化基上章辭不能。乃使中書並召試制誥二首。遂爲故事。宋元憲撰掖垣叢志。言梁周翰老於文學。楊億望實素著。堯佐以與修眞錄。皆免試焉。歐陽公謂有國百年。不試而命者才三人。蓋誤也。其後蘇子瞻、劉貢父、許沖元、鄧溫伯、亦不試而除。

章懿之崩。晏殊撰志文曰。生女一人早卒。無子。仁宗恨之。及親政。內出志文以示宰相。呂文靖解之。上默然。乃命殊出守金陵。如許公保全大臣。眞宰相也。及殊作相。八王疾革。上往問疾。王曰。叔久不見官家。不知今誰作宰相。上曰。晏殊也。王曰。此人名在圖讖。胡爲用之。上幷記志文事。欲重黜殊。宋祁草麻力爭之。乃降二官知潁州。詞曰。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以他事罪之。殊免深譴祁之力也。出蘇轍龍川別志。按國史。明道二年三月。章獻崩。四月乙未。宰相呂夷簡判潭州。執政晏殊等五人。皆遷一官罷。恐非緣做文事也。是時許公例罷去。安得救解元獻耶。慶歷四年正月。燕王薨。九月。晏公乃罷相。實用蔡君謨、孫之翰、章疏也。殖私規利。亦章疏中語。文定所記二事。皆誤。

曾布云。晏元獻當國。宋子京爲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近。稅一第於旁近。遷居之。遇中秋日

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晏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殖私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宿醒尚在左右觀者亦駭歎按殖私規利章疏中語也元獻實以九月十二日罷去中秋遠矣蘇子由謂景文救解元獻曾子宣謂景文詆斥晏公二者皆誤

明道二年七月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往時孫祖德知諫院范仲淹爲左司諫不知宗室謂誰當考（出李燾長編）按范文正自開封貶知饒州呂夷簡執政以仲淹嘗密請立皇太弟姪此景祐三年四月事也距明道才三年耳（長編：寶元元年亦載此事）豈謬者之言久已先入耶

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並爲學士遂皆著姓以別之其後遂以爲故事（出歐陽公歸田錄）按學士年表盛文肅景祐二年已遷參知政事明年丁文簡始入翰林二公未嘗並直也

仁宗時一歲天旱時相希溫成旨（時相謂賈文元）請出官人以弭災上從之雨未應上問臺官李柬之柬之曰惟策免之議未行耳是夕鎖院時相出判北京雨遂霪（出王鞏聞見近錄）按賈文元之罷用中丞高文莊之議也文元與吳正肅公不協數爭事上前文莊謂大臣廷爭爲不肅則雨不時若因而罷之國史所議如此

慶歷中鄭天休諸公復會李氏第既退達曉道過李翰林造朝事遂喧傳言者論之宰相呂許公曰臣觀赴會者姓名皆舉朝賢俊安得許多人代之願召至中書戒勵上從之既召諸公無一人至者（出王鞏聞見近錄）按慶歷元年五月庚午權三司使葉清臣知江寧府辛未參知政事宋庠知揚州樞密副使鄭戩知杭州時宰相以庠戩清臣皆同年及第而並據要地以爲朋黨故出之此仁宗實錄中語也時呂公位昭文定國

之言。爲呂公地耳。然鄭文肅、宋元憲、皆已執政。可召之戒勵耶。

張安道云。呂許公免相。晏元獻爲政。富鄭公自西都留守入參知政事。深疾許公。乞多置諫官以廣上聽。上方嚮之。而晏公深爲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爲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於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出蘇轍龍川別志。按慶歷三年三月戊子。呂公罷。章郇公、晏元獻、並相。富鄭公自侍讀學士除副樞密。固辭。癸亥。王懿敏、歐陽公、余襄公、並知諫院。此時富公未受命也。四月己酉。蔡君謨知諫院。八月丁未。富公始復樞密副使。孫威敏公、慶歷元年。已知諫院。此時出爲兩浙提刑。張公誤記矣。

慶歷中。親事官乘醉入禁中。仁宗皇帝遣諭皇后貴妃閉閤勿出。后謹聽命。張貴妃直趨上前。明日。上對輔臣泣下。輔臣亦泣。首相陳恭公毅然無改容。上謂貴妃冒不測而來。斯可罷也。樞相乘間啓廢立之議。張文定得其說。即詣恭公。以爲不可。恭公持議甚堅。久而上復問之。梁相適進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聲甚厲。既退。上留適曰。朕止欲稍加妃禮。本無立意。卿可安心。羣論遂止。出王鞏聞見近錄。

陳恭公當國。曾魯公由修注除待制。恭公弟婦王冀公孫女。曾出也。恭公謂婦曰。曾三徙官喜否。答曰。三舅甚荷相公收錄。但太夫人不樂。責三舅曰。汝三人及第。必是全廢學。丞相媚家備知之。故除待制也。恭公默然。未幾改知制誥。蓋恭公不由科舉。失於夷考耳。按曾魯公自修注當遷舍人。時首相賈文元與曾皆陳崇公堯咨之婿。以親嫌爲請。乃除待制。慶歷五年也。明年文元罷。曾復爲舍人。趙所記差誤。

慶歷八年三月甲寅。御史中丞魚周詢答手詔所問。居數日。復上對曰。近樞密院改內省條令。似與曩者

負罪之人預爲復進之地中外喧然以爲不可樞密院改內省條令不見於實錄當考（出李燾長編）按此月丙寅詔樞密院內臣諸司使副在邊五年而無過者遇帶御器械闕以名次取旨帶御器械五年而無過者遇內侍省押班闕亦如之其內侍押班以上並聽特旨乃除此仁宗實錄所載也丙寅在甲寅後十二日周詢所條對當在三數日後其復上對又居數日則所言必指此耳

唐子方言文潞公方仁宗大怒顧召宰相時宰相晏殊、文彥博皆在樞密使龐籍以使相在殿傍間語高亦登對叱令下殿按晏元獻公慶歷四年罷相去此十年矣龐莊敏時亦不帶平章事

皇祐二年二月丙寅追封故相臣王曾妻南陽郡太君蔡氏爲莒國夫人繼室贊皇輔臣君李氏爲沂國夫人曾弟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子融辭一官乞追封之注曾爲宰相有年何以妻無封而子融爲請當考（出李燾長編）按國朝舊制大臣封妻則先亡者不得封故宋子京爲沂公墓志云公始合姓於蔡又合姓於李繼室以其妹後夫人獨偕老故啓許國享脂田焉據史蔡李二夫人皆稱太君則必以其子升朝而加贈是以未得國名也仁宗以後大臣妻存亡者皆得國封視舊制爲優但未見所始耳

皇祐四年二月傅永爲戶部副使初關中用折十鐵錢盜鑄不可勝計公私患之永請變錢法至境問民所乏貸以各種糧錢令麥熟納償而薄其息民大悅永亟檄州縣凡散二百八十萬緡大錢悉盡乃以聞已而朝廷變法遂下令以小折鐵錢三折大折鐵錢一民出不意破產失業自經死者甚衆而盜鑄亦以衰止注永前貸民大錢今但取小錢又以小錢當三折大錢一其名似優貸者其實陰奪盜鑄之利也永

傳載此事殊不了了。今略加刪潤。使易曉。出李燾長編。按此傳永設策以罔民也。解之誤矣。永初議廢大錢。以官積大錢多。慮虧國計。故先以貸民而後更法。方其貸時。出大錢二百八十萬。尋遂更制。則民間實止爲八十四萬緡爾。其后縣官但按元籍取償。故民不意破產失業。至于自經。使永出十而取三。則何用亟檄州縣。盡散大錢。乃以上聞。使貸者得大錢萬。而償小錢三萬。則當樂輸矣。而何爲失業自經耶。故政和中改當十大錢爲當三。先數日。執政爭輦大錢市金銀。既而敕下。中外傳以爲笑。卽此比也。永之策大抵使官無所虧。而民受其患。實甚誤矣。

至和元年八月。梁適除觀文殿大學士。注。碧雲暇言。適除大觀文由內降。按舊相除觀文殿大學士。非異恩也。疑碧雲暇毀適太甚。今不取。出李燾長編。按梁莊肅罷相。七月戊辰也。除觀文殿大學士。八月丙午也。相去才三十九日。故事宰相以言罷其除職。未有如此之遽者。當是內降不疑。以例考之。晏相殊罷政。後歷三州。始除觀文殿大學士。杜相衍終身不除職。龐相籍罷政後二年。始除節度使知幷州。皆十年內事耳。梅聖俞當有所據而云。

至和元年九月。呂溱、王洙、並爲翰林學士。故事翰林學士六員。時楊察、趙槩、楊偉、胡宿、歐陽修、皆爲學士。于是察加承旨。洙蓋第七員也。溫成皇后之喪。洙附會時事。鈞撫非禮。陳執中、劉沆喜其助己。故擢洙員外。議者非之。出李燾長編。按學士年表。太平興國八年五月。在院學士李文恭、王文安、呂文穆、賈媧民、李言幾、凡五人。而扈日用爲承旨。徐鼎臣兼直院。蓋七人也。慶歷八年十二月。至皇祐元年三月。在院學士王文

安、孫文懿、趙康靖、錢修懿、葉道卿、彭利建、及楊公偉、凡七人。嘉祐元年二月至二年七月。在院學士趙康靖、胡文恭、歐陽文忠、孫文懿、王文恭、曾宣靖、及楊公偉、亦七人。非始於王原叔也。三朝會要云。學士無定員。蓋所云。蓋據王岐公續會要所書爾。

仁宗至和中鑄錢文曰至和元寶。至和通寶。皆眞篆書二品。至和重寶。眞書一品。仁宗嘉祐元年鑄錢文曰嘉祐元寶。嘉祐通寶。並眞篆文二品。

嘉祐元年范鎭請立皇嗣疏注周王薨。眞宗養宗室子。當考。出李燾長編。按眞宗皇帝聖嗣未立。嘗以綠車髦節。召濮安懿王養之宮中。蜀公所言。蓋指此已。

進退宰相。其帖例草儀。皆出翰林學士。舊制學士有闕。則第一廳舍人爲之。嘉祐末。王荊公爲閣老。會學士有闕。韓魏公素忌介甫。不欲使之入禁林。遂以張方平爲承旨。蓋用舊學士也。既而魏公罷政。議論皆出安道之手。按內外制題名記。雍熙二年。學士扈日用罷。蘇太簡自第三廳舍人代之。而趙昌言、宋準、皆位太簡上。不問也。淳化二年學士闕。召韓丕諫議及畢文簡爲之。而躐向文簡。四年。韓畢罷。錢宣靖爲第二廳舍人代之。而遺柴承務。至道初。錢公入宥府。宋持正、王元之、以第三第四廳繼之。而復遺呂祐之和嶸。其後若祥符中李相州、王沂公、並入翰林。而躐朱閣老巽。天聖中。錢希白、蔡文忠、章文憲、繼除學士。而躐張閣老尙賢。如此者多矣。治平初。王荊公除內艱。累召不至。若便除北扉。恐無此例。韓公雖忌王。然以故事考之。未見其失。仁宗實錄。天聖四年五月丁丑。蔡齊、章得象、並爲學士。時舍人院無知制誥。特詔學

士夏竦、草詞。按張師德此年閏五月辛未始以左諫議大夫出院。蓋此時師德正移疾耳。

治平四年十一月。知諫院陳薦、楊繪、皆請治薛向、种諤之罪。以安夏人。不聽。按陳薦知諫院。在熙寧元年正月。其二月种諤乃貶。此不當附在四年。又云不聽也。

熙寧元年七月戊戌。知諫院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飢河決。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請自今恩賜度牒。皆減半從之。注。前此未嘗書賣度牒。因公輔言。表而出之。鬻度牒蓋始此年。按實錄。治平四年十月庚戌。賜陝西轉運司度牒千。糴穀賑濟。此云始於熙寧元年。蓋誤。

龍袞著江南野錄云。歐陽觀義行頗腆。先出其婦有子登科。詣之。待以庶人。觀乃文忠父。文忠自識其父墓。初無出婦之玷。袞與文忠爲鄉曲。豈非平時有宿憾。與夫祈望不至云爾。不可不爲之辨。出王明清揮麈後錄。按歐陽公瀧岡阡表。以熙寧二年立。而云既葬之六十年。逆數之。葬時公不四歲耳。表中雖不見出婦事。然以志考之。觀年五十九卒官。而鄭夫人年方二十九。必非元配。蓋觀已出婦。其子固難言之。歐陽公撰族譜云。觀二子昞。當是其前婦之子。所謂卒賴以葬者也。文忠後任昞之子嗣立爲廬陵尉。見焚黃祭文中。又文忠貶滁州。謝上表云。同母之親。惟有一妹。足見昞爲前母之子無疑。仲言雖欲爲歐陽公諱之。其意甚美。然非事實。況觀之前婦實有過。亦未可知。孔子子思尚明言之。特歐陽公不可自言。他人何諱之。有祖無擇知杭州。王介甫惡之。監司承風旨以贓濫聞。遣御史王子韶按治鍛鍊。無所得。坐遣遊客酒三百小瓶。責節度副使安置。士大夫冤之。同時有知明州苗振。監司亦因觀望。發其贓罪。朝廷遣張橫渠先生

按治悉平反之罪止罰金其幸不幸有如此（出邵伯溫聞見前錄）按實錄熙寧二年九月詔御史王子韶體量苗振不法事閏十一月命沈衡鞫祖無擇于秀州徐九思鞫振于明州皆以王子韶得其不法事故也尋改命張載劾振明年七月無擇貶散官居壽州九月振貶散官居復州邵實甚誤

王安石薦李定陳襄彈之未行間除御史宋次道李大臨蘇子容不草制封還之其後攝官修起居章衡行下賢不肖於此可見（出韓琦編器之語錄）按李資深制乃直舍人院蔡伸遠行之非章衡也

國朝致仕官帶職歐陽公始以太子少師帶觀文殿學士致仕示特恩也故謝表曰道愧師儒乃忝春官之峻秩身居獻畝猶兼書殿之隆名自是以爲例（出王明清揮麈前錄）按國朝臣僚帶職致仕自熙寧四年二月王仲儀始是年六月歐陽公乃還政非事始也

熙寧四年十月庚申利路轉運判官屯田郎中鮮于侁權發遣轉運副使初詔諸路監司各定助役錢數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以爲本路民貧二十萬足矣與瑜議不合各具利害奏上是侁議因以爲諸路率仍罷瑜而侁有是命又云鄧綰言瑜務聚斂提刑周約同簽書乞重繩以警諸路瑜約皆坐責尋復之（出李燾長編）按實錄此年十月丁巳利路轉運判官鮮于侁爲副使後二十日丁丑利路轉運使李瑜以判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召乃是美遷明年四月戊午御史張商英言知州周永懿以贓敗轉運使李瑜提刑周約嘗交章薦舉不可不懲詔獄具取旨後瑜約及同提刑羅居中皆坐奪一官據此則終不緣役錢二書皆誤

熙寧四年十一月太學講官六員焦千之王汝翼梁師孟顏復盧侗皆罷獨留蘇液出李燾長編按實錄十一月戊申判國子監常秩言考定直講焦千之王汝翼爲上等梁師孟顏復盧侗爲下等詔悉罷之是年十月丙辰蘇液已先除樞密院檢詳文字未嘗留液也元祐實錄差誤紹聖史臣已辨之于復又誤矣據紹聖元年中書舍人同修國史蔡卞奏一取到國子狀蘇液熙寧三年離監千之等係四年十一月罷職今修實錄官稱留液未悉憑何文字修纂

熙寧五年三月戊戌富弼授司空兼侍中致仕按富公實以衰鉞掛冠此云左貂蓋誤

熙寧五年九月先是檢正官章惇使湖南張商英爲通川縣主簿惇嘉其才而薦之按章子厚以五年七月使湖北張天覺四年十二月已除中書檢正官蓋子厚四年二月使渝州時薦之此誤記也商英時爲武寧軍節度推官知渝州南川縣

熙寧六年北人遣蕭禧求地界事詔韓玉汝館伴至驛神宗令李舜舉以朱筆畫一圖子示禧依此分撥舜舉初不與館伴議遽出圖韓急顧舜舉取置懷袖禧果欲索看韓云李御藥自與某論它事卽已因入奏面陳山川形勢纖悉皆繫利害不可輕許神宗云卿言大是朕思慮初不至此按史熙寧七年三月丙辰遼主使與復軍節度使蕭禧來求蔚應朔三州並邊之田先是正月丁未命知沂州蕭士元樞密院兵房檢詳文字呂大忠與北人議地界禧既至後五日又命太常少卿劉忱商量癸亥入辭報書曰竊惟兩朝撫有萬宇豈以尺土之地而輕累世之懽當遣官司各加覆視儻事由夙昔固難狥從或誠有侵踰豈

悛改正甲子。遣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韓縝報聘。大忠乞命樞密院錄前後詔據文字。令縝賫至北庭。使戎主知本末。其後縝至遼不果致。但與押燕蕃相仲熙略相酬對而還。四月丁酉。遼主遂遣樞密副使同平章事蕭素來議地界于代州境上。素自以使相。欲主南面。忱等不許。事聞。九月戊申。詔忱與素等會于大黃平。用賓主禮相見。時大忠以憂去。詔忱持議。不諧。則許以南北堡鋪中間爲不耕地。又不可。則以中間爲界。素不從。朝議以士元失辭。十一月丙申。起復大忠閤門副使知石州。代士元議事。忱與素三會于大黃平。素漫指分水嶺爲界。忱不許。相持久之。八年三月庚子。遼主再使禧來聘。書詞不遜。于是王安石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辛丑。詔輔臣及忱大忠同對資政殿。二人執不與。安石不然之。更遣縝及樞密都承旨張誠一乘傳至河東。與遼人會議。大忠又言。遼人所求地。西起雪山。東接雙泉。爲地五百里。不可聽。又言遼人利吾金帛。兵弱而惰。城池器械不精。民苦虐政。又慮西夏達靼乘之。其不可動者五。請姑以五寨及治平中所侵十五鋪予之。安石不從。己酉。詔大忠持餘服。縝將行。上遣禧復命。禧不聽。又遣內侍李舜舉、諭以長城連六蕃嶺許之。禧不受命。壬子。詔輔臣對資政殿。癸丑。命知制誥沈括報聘。戊午。括等對資政殿。時禧留京師已踰月。上許以遼人見開濠塹及置鋪所在分水嶺爲界。又以報書示之。丙寅。禧乃辭去。括亦行。七月丙子。遣縝河東分畫。戊寅。又遣四方館使李評。十月己酉。又遣樞密承旨曾孝寬。十二月辛亥。縝畫地界。還。除羣牧使。十年六月戊寅。縝以分畫之勞。賜金帶。十二月癸巳。上地圖。蓋自七年之春至十年之冬。前後歷四年。而地界始畢。凡東西棄地七百餘里。其後元祐間。臺諫累章劾

纘奉使辱國而罷相者此也。伯山謂玉汝館客時持不許之論。上以爲然。全失其實。

地界久不決。神宗令近瑞劉惟簡、賈手劄責韓玉汝云。疆事訪問文彥博、曾公亮皆言南北通好百年。生靈得以休息。有所求請。當且隨宜應副。朝廷已許。而卿猶固執。萬一北虜生事。卿家族可保否。韓具奏。敵情無厭。累朝以來。常患應接太遽。致令得遂狡謀。臣不敢以家族爲慮。上誤國事。上察其忠。賜以御服豹裘。據熙寧七年十月壬申上以北人詭詞求地不已。遣使問韓、富曾、文四公于外。韓忠獻言。北人見形生疑。謂我有復燕薊之意。其事有七。宜遣使報聘。諭以疆土素定。其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則因而罷之。富文忠言。朝廷諸邊用兵。敵所以先期啓釁。不若委邊臣持舊來圖籍。與之詰難。萬一入寇。但嚴兵備之。文忠烈言。敵人之請。宜以誓書折之。若萌犯順之心。當豫嚴兵備。曾宣靖言。宜遣人報聘。以不可侵越諭之。萬一犯邊。先絕其歲賜。蓋四公悉持不予之論。比云文曾皆言宜隨宜應副。妄矣。

馮當世爲樞密使。三司火。神宗御右掖門視之。顧近瑞曰。急促馬步司。就近遣兩指揮兵士救之。當世奏曰。故事發兵。須得樞密院宣旨。近臣傳宣發兵不可啓。上然之。即于榻前出宣付近瑞而出。神宗數嘉之。時論以爲得體。出王鞏聞見近錄。案實錄。熙寧七年九月三司火。考之國史。馮文簡以熙寧三年六月自翰林除樞密副使。九月遷參知政事。九年十月自成都召樞密院事。元豐三年九月遷使。當三司火時。文簡實在政塗。陳成肅升之爲樞密使。吳正憲充蔡敏肅挺爲副使。定國誤也。是月馬帥賈逵、步帥宋守約、皆坐不救三司火。逵降秩守。約罰金。定國謂遣馬步兩指揮。恐誤矣。

熙寧中王和甫尹開封忽內降文字一紙乃陳守有謀亂者姓名凡數十人內有一薛六郎者居甜水巷以典庫爲業和甫以禮呼至密問與何人爲寃薛言有族妹之子近來貸負不從怒罵而去和甫追其甥方在瓦市觀傀儡戲失聲曰豈非那事踈脫也既至不訊而服和甫曰小鬼頭沒三思至此何必窮治杖而遣之一府嘆伏（出王仲言揮麈後錄）按蔣子禮所次其曾大父潁逸史與此大意略同但所告凡八十人所呼乃張三郎居城北所怨乃劉永祚學究和甫令永祚覆寫其書皆同上遣內侍陳宗道監鞫斬永祚于市未幾和甫除右丞心傳按蔣書首末最詳當以爲正考之國史和甫以元豐五年自府尹拜右轄熙寧中尚未尹開封王錄誤也況告數十人反詔獄窮治不實而但杖遣之恐無此理

京朝官四年磨勘原無著令熙寧中審官院率行之至今以爲制（出張芸叟畫墁集）案國朝舊制百官無磨勘遇郊舍則遷一官眞宗用孫漢公之議始命京朝官三年一進秩其後天禧天聖明道景祐慶歷之際沿革不常治平三年始令得制以上六年遷二官京朝官四年遷一官叟誤也

元豐初蔡確排吳充罷相王珪畏之引爲執政確謂珪曰上厭公矣珪曰奈何確曰上久欲收復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適江東漕張琬有違法事帝語珪欲遣官接治珪以告都檢正俞充琬知之上章自辨帝以詰珪珪謂充曰某與君俱得罪矣然有一策當除君帥環慶亟上取靈武之章上喜罪可免乃除充待制帥環慶其後遂有靈武之役推其兵端由王珪避漏泄上語之罪也案實錄元豐三年五月知夔州俞充罰銅三十斤坐爲都檢正日江東漕何琬劾知潤州呂嘉問充以語人章未下而嘉

問上疏自理也。此時充帥環慶久矣。方蔡新州執政。吳正憲公尚在位。子文所記不必審

詔議濮王典禮。王珪與禮官合奏。王宜稱皇伯。三夫人當封大國。執政不以爲然。其後三夫人卒如珪議。按史。三夫人未嘗加封。故李邦直熙寧八年撰韓魏公行狀曰。英宗所生迄今爲仙遊縣君。識者皆疑其非禮意。元豐二年五月。始詔三夫人並稱曰王夫人。遷祔濮園。未嘗封大國也。李邦直撰禹王神道碑。亦云。治平中。議追尊濮王。公執用封期親尊屬故事。執政以爲不然。公持之。卒不奪。其後諫官御史。爭論久不決。帝以手詔裁定。多如其初。邦直所云。但指不稱皇耳。此謂三夫人卒如珪議者。實甚誤。

近歲前執政官到闕。止繫御仙花帶。從官非帶學士。亦不敢繫。待制自如。本品無職。則在庶官班中。皆繫皂帶。蓋閤門之制。不知衝改始何時。辨云。元豐二年元絳罷政。以本官知亳州。特令服金帶如學士。則非特旨。雖學士所謂金帶亦不得矣。按大觀初著令。前執政許服毬文帶。而此書所記近歲閤門之制又如此。何耶。元厚之許服帶如學士。謂得繫御仙花金帶。仍佩魚也。厚之以言罷。不帶職。故以此優之。此云非特旨雖學士亦不得。蓋誤矣。淳熙中。王仲行罷吏部尚書。不帶職。帥浙東。入辭。服金帶佩魚而入。閤門吏却之。乃去魚。不可。則改紅帶。又不可。則卒改皂帶。仲行甚不平。後數年。始有旨。前侍從不帶職。許服紅鞓黑犀帶。仍佩魚。遂爲故事。

元豐五年十月壬申。發常平錢八百萬緡。成元豐庫。注。張舜民小史云。神宗於崇政殿後設二十四庫。或卽元豐庫。當考實錄。卷末云。每庫以詩一字目之。詩凡三十二字。又別置庫。賦詩二十字。但不知庫名爲

何。案國史食貨志。上卽景福庫殿聚金帛。元豐元年。始更庫名。凡三十二字。以眞宗實錄考之。景福殿庫。崇政殿後庫內庫。庫皆一庫也。蓋藝祖始下諸國。聚其金帛於講武殿後廊。謂之封椿庫。太平興國三年十月。改左藏北庫爲內藏庫。改封椿爲景福內庫。併隸內藏。而講武殿旋改爲崇政。張芸叟所云。卽內藏耳。元豐庫神宗所創。在太府寺南。非崇政殿後庫明甚。

國初以來。開封府未嘗三獄同空。元豐五年。王安禮知府。乃謀作天府獄空。以圖進用。時有御史劾其詐妄。朝廷按視。獄皆空。御史以罪斥。安禮拜右丞。紹聖崇寧以後。躁進之徒。用此術奏獄空者多矣。朝廷遂立遷一官爲賞格。長編五年四月丁巳注。鮮于綽云。中行坐論安禮獄空絀。按實錄。元豐五年四月。開封府言三院獄空。詔知府王安禮進一等。大理卿崔台符言。本寺獄空。詔台符減三年磨勘。會五月大改官制。安禮以翰林學士與同列蒲宗孟俱執政。蒲左丞、王右丞。時侍郎史蒲中行以與安禮爭盜賊名籍不實。罪非爲劾獄空也。據國史。天禧四年五年。開封府比歲獄空。蔡所記四者皆謬。

元豐六年六月丁巳。執政將劾大辟不應讞者。刑部郎中韓晉卿適白事省中。因曰。讞而獲戾。讞不至矣。朝廷從之。（出晉卿傳。）按實錄。是日詔大理寺刑名疑慮及情法不稱奏裁公案。送定斷官看詳。如非疑慮及情法不稱。並免收坐。從本寺請也。此時晉卿爲大理少卿。所書刑中及因白事皆小誤。

元豐七年三月己巳。編勅成。自嘉祐後。立開封盜賊重法。後稍及曹濮澶滑等州。至元豐更定其法。於是河北京東淮南福建等路用重法。郡縣浸廣矣。注。刑法志有此。不得其時。因編勅成附見。（出李燾長編。）按會要

實錄自嘉祐六年初命開封諸縣盜賊囊橐之家立重法治平二年九月命開封府判官王靖提舉捉殺府界及曹濮澶滑州未獲盜賊三年四月五日遂以開封之長垣考城東明縣及曹濮等四州爲重法地分熙寧四年正月丁未淮南之宿州京西之滑州河北之澶州京東之濮州凡十三州並行重法十年五月八日安厚卿以中書檢正官體量河北京東盜賊又請之六月壬午詔山東河北十七州皆行重法（澶濮州仍在其中）十二月癸卯又行之此云不得其時何也蓋立盜賊重法自嘉祐至熙寧而刑法志云元豐蓋史官之誤

韓魏公父諫議大夫國華嘗仕於蜀蜀中士人胡廣善相術見諫議而奇之曰是必生貴子請納女焉後諫議守泉生魏公於泉州州宅按李邦直撰魏公行狀云公之所生母胡氏蜀士人覺之女迨封秦國太夫人此云名廣蓋誤

故事命相皆用上旬剛日元豐八年拜蔡韓二相以五月二十六日蓋鄧溫伯失之按史神宗一朝命相韓康公王荊公以十二月十一日韓康公再相以四月十九日王荊公再相以二月十一日吳冲公王岐公拜相以十二月二十三日蔡持正拜相以四月二十二日皆在中下旬且荊公岐公持正制出皆柔日也頴叔徒見熙寧中富鄭公拜相以二月二日故有上旬之論不知亦偶然耳如太祖初拜趙中令爲相乾德二年正月十三日也仁宗慶歷三年改命二相四月二十一日也正和二年並命文忠烈富文忠六月十一日也此三者不爲不審矣然皆在中下旬中興後秦會之朱藏一趙元鎮張德遠葉夢錫等亦以

下旬大拜。初無所拘。此說抵牾。

孫叔易言。嘗見監朱儁鎮使臣云。少日作吳冲卿丞相直省官。親見元豐中郭逵討交阯。以重兵壓富良江。與交人止一水隔。冲卿忌其成功。堂帖令班師。逵逗遛不進。交人大入。全軍皆覆。逵坐貶秩。倅儲冲卿孫也。大觀中。以左道伏誅。蓋天報之云。出王明清揮麈後錄。按國史。郭仲通以南伐得罪。詔獄窮治。後得吳丞相書云。安南事宜。以經久省便爲佳。時丞相已病。由是憂畏而薨。未嘗下堂帖也。蓋冲卿本意。不欲取交州地。爲得之不足守。而勤供費耳。使仲通成功。丞相必受上賞。又何忌邪。況班師大事。不得旨而下堂帖。丞相且獲罪不輕。詳見心傳所著建炎以來繫年要錄。遼史國語解。遼制。宰相凡除拜行頭子。堂帖權差俟再取二日。出給告勅。故官有知頭子事。見陰山雜錄。

舊聞證誤卷三

哲宗登極。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惟朱妃稱號未定。太皇太后曰。母以子貴。朝廷宜詳議。當優隆之。時蔡確、章惇、尙在朝議久不決。詔謂者謂亦當爲皇太后。守正者則曰止合稱皇妃太母。曰自古無並爲皇太后之禮。當尊爲皇太妃。凡百禮儀。並依皇后。乘行龍擔子。服用繖扇等皆紅。百寮稱臣。太母又增月給。在太后之上。哲宗喜慰。皇太妃謝曰。非太皇太后。妾何緣得此盛極。按此一段尤差誤。德妃朱氏爲皇太妃。當諸公議神宗遺制時已增入矣。此云議久不決者妄也。元豐八年六月甲戌。詔皇太妃出入許乘擔子。七月甲辰。禮部尙書韓忠彥等言。皇太妃在三年服內。衣褥從物並淺淡。生日節序物色依皇后例。慶賀用箋。百官不稱臣已巳。禮部又言皇太妃生日節序物色。其冠服之屬。減皇后五分之一。此云服用紅。百寮稱臣。月給在皇后之上。皆誤也。元祐三年秋。詔增議太妃典禮。禮官請擔子飾以龍鳳。繖用紅冠服如皇后。紹聖元年宣仁聖烈皇后既葬。上中批付禮官。於是坐六輿。立宮殿名。繖紅黃兼用。月費內中批出。他儀制如皇后。蓋前後十年而始定其典禮。此所記誤矣。

元祐初。兩省以上官多內降差人。韓玉汝患之。簾前論列。宣仁云。相公門知有呂夷簡否。劉太后時。多有內降。呂夷簡亦如此奏。陳章獻云。相公知否。一小孩兒與一婦人。不與人些恩澤。怎生把握天下。夷簡拜謝。非臣所及。韓曰。維持天下。正須公議。不在私恩。接宣仁垂簾。內降差除兩省以上官。蓋范忠宣、范正獻、

蘇文定、朱公掞之流也。章子厚嘗奏云。得非左右所薦。后云。皆大臣所薦。非左右。玉汝爲相。屢以除授其子姪。爲臺諫所劾。而此乃以擢用忠賢。爲章獻與人恩澤之比。其誣罔抑甚矣。

章惇、蔡卞起同文館獄。劉摯、梁燾同時死於嶺南貶所。人亦疑之。又杖殺內臣陳衍。惇、卞至作廢宣仁后詔。時宣仁服未除。請哲宗於靈殿宣讀施行。欽聖后聞之。號哭於宣仁靈前。哲宗乃已。出邵子文辨誣　按宣仁后以元祐八年九月崩。後四年。同文獄起。其十一月。梁況之卒。十二月。劉幸老薨。又明年三月。乃殺陳衍。此時宣仁除服久矣。子文所記不誣。但年月差誤。

章惇初貶謫元祐臣寮。盡以白帖子行事。燾按李清臣與惇爭論不已。哲宗疑惇。惇亦恐。時鄭左丞雍以嘗爲二王官寮。屢致人言。迹甚危。欲結惇爲自安計。謂惇曰。熙寧初。王荊公相。常用白帖子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牘懷以白諸上。惇遂安。然鄭竟罷政。尋被謫。按章惇將貶元祐諸老。先用林子中爲中書舍人。李掄所編丁未錄中。載元祐諸公謫詞甚備。是必有錄黃。非用白帖子明矣。范淳夫家傳云。紹聖四年徙賓州。元符元年移化州。所被受止是白劄子。疑子文指此而云然。紹聖二年十月。鄭公肅先出知陳州。十一月。安厚卿又出知河南。四年正月。李邦直又出知北京。當用白劄子。時此三人皆不在政府。此說恐誤。

元祐名卿朱紱者。君子人也。嘗登禁從。紹聖初。不幸坐黨錮。崇寧間。亦有朱紱者。蘇州人。初登第。欲希進用。上疏自陳與姦人同姓名。恐天下後世以爲疑。遂易名曰諤。字聖予。蔡元長果大喜。不次峻擢。位至右丞。未及正謝卒。出王明清揮麈前錄

韓相縝有心術。章惇畏之。凡元祐執政從官。惇必以事中之。不敢及縝至縝死方使葉祖洽言不與贈謚而已。按哲宗實錄。韓玉汝附傳。縝守隸昌。再上章引得末許給事中葉祖洽論縝垂簾之初。首登相位。交結張茂則梁簡。諂事司馬光。持祿養交。以太子太保仍舊職致仕薨。上爲輟朝成服。贈司空。但不定謚而已。史所書如此。子文所記。惇畏縝。及不與贈官。皆差誤。況玉汝乃元豐執政。雖謫遷於垂簾之初。而俄與章蔡並逐。豈可厠之元祐大臣耶。

紹聖初。治元祐黨人。凡嘗爲宰執者。無不坐貶。惟蘇子容一人得免。燕語辨云。元祐宰相韓縝。執政李清臣、許將。紹聖以前皆無他。李許仍再執政。此云獨子容得免。非也。出汪端明辨石林燕語。按韓玉汝元豐執政垂簾初。但與蔡持正謫遷至相位。既而爲元祐諸公所擊去位。非子容比也。李邦直首建紹述之議。許冲元依違兩可。歷符祐崇靖之間。皆爲執政。若槩之元祐宰執之間。誤矣。

邢恕既爲惇、卞起獄不成。每上殿。移時不下。惇果疑之。出其元祐初謫隋州時上宣仁后自辨書。稱宣仁功德。有宗廟大計。旬日之前固已先定之語。遂入元祐黨。責知安南軍。此元祐元年十月事也。按恕爲右史時。嘗上宣仁后書。言五事。有儲貳之建。旬浹已前固已先定之語。然實不曾降出。章惇所出恕謫漢東時所上疏。大抵稱美元祐初政。且言已與司馬公晚受神宗之知。却無此數語。

紹聖三年十月戊辰。知瀛州路昌衡言。伏覩朝旨。姚勔不與磨勘。謹按勔罪大罰輕。未厭輿論。詔勔落寶文閣待制。管勾洞霄宮。注。昌衡知瀛州。何故言姚勔。當考。恐字有脫誤。出李燾長編。按此時每月以賞功罰罪

事鑽板下諸州。或昌衡奏狀有伏覩之語。蓋時方排擊黨人。是以出位論奏無害。亦元祐中吳處厚箋蔡確車蓋亭詩人比耳。

按紹聖間。鄭公肅不帶職。周次元止帶待制。非自西美始。紹興後。蕭德起符正明亦以次對爲制帥。不但曹王二人也。西美初復次對知成都府。後四年。乃陞雜學士充置使。此所記誤。

崇寧五年冬末。朱勔始進黃楊木三本。案二年朱冲以獻花石得三班奉職。不應以五年爲始。

李孝廣、崇寧間爲成都漕。以點檢邛州士人費義、韋直方私試試卷。詞理謗訕。龐汝翼課册。係元祐學術譏詆元豐政事。上聞。三人並竄廣南。孝廣遷官後紹興庚戌。孝廣之子倞、屬疾於婺州。謂有妖孽。招路時中治之。時中始不肯。倞託親舊叩問其詳。時中云。有一費義者。獨不肯去。吾亦莫知其故。倞云。若爾。某疾不起矣。因道向來費義等事實。倞以告其父。從義輩皆客死於路。按此崇寧初事也。後二人以大禮赦得歸。直方更名革。中進士第。終安居令。義更名允濟。中進士甲科。終漢州推官。馮當可先生誌其墓甚詳。此云客死於道。蓋誤。又紹興無庚戌。庚戌乃建炎四年。而誌云張丞相宣撫陝州。費佐幕府。意峭直難合。出爲漢州推官。據史。魏公以建炎三年己酉十一月至漢中。則費君入幕出幕。又死於漢州。決非一歲間事。計李倞病時。費尚未死也。意者路時中億度妄云之詞。不足信。

安堯臣上書。諫復燕雲。安惇由此追復正奉大夫。（安惇傳。元符詔旨。）按惇以政和三年八月追復正奉大夫。以其夫人張氏自訴也。重和元年十一月己未御筆。惇雖未復舊官。可特與正奉大夫。遺表恩澤。授堯臣承務

郎蓋惇本官爲光祿大夫贈特進。今追復未盡。而特用所復官推恩。此云因堯臣上書復官。誤矣。政和初。上欲建延福宮。一日魯公命召諸巨璫來。且有事約束。時童貫、楊戩、賈祥、藍從熙、何訢皆奏稟。以此上默已曉。因戲之曰。汝等必作過。今爲師臣定行遣汝等矣。諸璫莫測。咸變色而詣省。魯公則戒之曰。恐至尊暑熱。汝等各辦事建一二納凉之所。朝廷當一切應副汝也。於是改作延福五位。按此政和三年事也。蔡京素與宦者交結。必相表裏。此云師臣行遣。又云諸璫變色。皆妄也。況童貫已爲大尉。恩數視二府矣。可召至都堂爾汝之邪。延福五位。何訢、藍從熙、第一。李穀、第二。此無穀名。亦誤也。

李端叔爲密院編修官。曾文肅薦於上。將以爲右史。命未下而爲錢遹論罷。暫泊潁昌。爲范忠宣草遺表。上讀之稱賞。將召用之。而蔡元長入相。時事大變。端叔坐除名。編管太平州。按范公薨於建中靖國元年正月。而蔡元長明年春始召還北門。若上將擢端叔用之。不應在朝踰年。無除日也。端叔政和三年九月除名。

王仲薿守會稽。頗著績效。如乾湖爲田、導水入海是也。（出王明清揮麈餘話）按史。明越州鑑湖夏蓋白馬竹溪廣德等十三湖。自唐長慶中創立。湖水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潦則遞相輸放。其利甚溥。自宣政間。樓昇守明。王仲薿守越。皆內交權臣。專事應奉。於是悉廢二郡陂湖以爲田。其租悉屬御前。重和元年二月甲子。詔鑑湖田租。以備繕修原廟之需。不許他司奏請。他皆類此。由是民失水利。而官失省稅。不可勝計。紹興元年。李莊簡爲吏部侍郎。奏請復之。上虞令趙不搖奉詔考究。自宣和元年至今。湖田凡得米三萬三千

餘斛入御前。而納放者稅米十四萬六千餘斛。得不償失。遂復廢餘姚上虞二縣湖田。其本末如此。仲言所云誣矣。

宣和元年九月乙卯。范致虛以毋憂罷。按謙叔去位。在八月癸卯。

宣和庚子。蔡元長當軸。外祖曾空青守山陽。時方臘據二浙甚熾。初元長怨陳瑩中。以陳嘗上書詆文肅編置郡中。欲外祖甘心焉。適瑩中告病。外祖即令醫者朝夕診視。具疾之進退與夫所供藥餌申官。已而不起。亦令作佛事。僧衆下至凶肆之人。悉入狀用印係案。僚吏以爲何至是。外祖曰。數日之後當知之。已而朝廷遣淮南轉運使陸長民體究。云盜賊方作。未審陳瓘之死虛實。外祖即以案牘繳奏以聞。人始服其先見。出王明清揮麈後錄此尤謬誤。按國史。宣和二年方臘反時。陳忠肅在南康。有飛語。云其子婿爲賊所得。欲以爲相。詔移楚州居住。命守臣察之。六年春。忠肅卒於是臘平久矣。

宣和三年辛丑。盜起東南。上慨然有一新政事之意。廷策有二士對甚切直。初考官陸德先等謂非宜言。乞唱名日行遣。有旨送覆考。考置第三等。李丞相士美時以翰長充詳定官。見二卷大奇之。手疏論其忠鯁。仍定上上等。得旨甲乙科已而呼臚。乃劉寧止、范宗尹也。心傳嘗疑此事。後見楊文靖公作周中丞武仲墓誌云。爲殿試考官。進士對策有極言切直者。同列欲指爲謗訕取旨。公云。今盜起東南。正國家開言路之時。豈可吾儕先加以此名。遂改爲涉異奏之。已而降旨。皆取於前列。伯山宣政間本李士美客。由此觀之。伯山所書。恐曲爲士美地。未可盡信也。

宣和七年七月庚午。禁士民名字有犯天王君聖及主字者。按此五字。皆宣和以前所禁。至此始罷之。今乃以爲禁非也。重和元年九月禁天字。二月禁君字。五月禁聖字。政和三年六月禁王字。政和八年七月禁主字。

王正道、三槐之裔。祖端。父毅。俱以材顯。靖康末。李士美罷相就第。正道直造拜於堂下。願隨至禁中。有欲白於上。會有旨令前宰執赴殿廷議事。士美因携之而入。請募死士奉兩宮決圍南幸。欽宗忠之。以片紙批曰。事成日。可除尚書兵部侍郎。（出王明清揮麈後錄。）案王正道乃文正弟旭之四世孫。旭官至兵部郎中。子端官至通議大夫。端子元官至朝散大夫。元子毅。崇寧中爲朝散郎。上書勒停。如此所云。皆不審。方城將破時。未嘗召前宰執議事。且李士美亦不在城中也。敵人欲用正道爲平濛漕。非留守也。

蘇叔黨、靖康中得倅眞定。赴官。次河北。道遇綠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卽其子。肯隨爾輩草間求活耶。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惜乎世不知其此節也。（出王明清揮麈後錄。）

曹功顯自燕山逃歸。顯仁令奏高宗曰。上再使敵中。欲就鞍時。二后泊宮人送至廳前。有小婢招兒。見四金甲士衛上。（出王明清揮麈後錄。）按欽宗實錄。上自康邸出使。而顯仁皇后以龍德宮婉容居禁中。召內知客韓公裔至權子門。屬以調護意。此云送至廳前。當考。

二聖皇族。既詣敵營中議。亦取元祐皇后淵聖意。邦昌必不能久。潛欲留后以爲興復基本。因遣人入城取物。紙尾批數語與府尹徐秉哲云。趙氏注孟子。可相度分付。會敵人以后廢久。無預時事。故不復取。（出朱

勝非秀水閑居錄・按實錄敵取宗族皆據管宮閣內侍所供名字后實以處廢外官不爲敵所指名未必欲取而復止也況徐秉哲乃賣國之尤者豈可以情諭之邪

秦會之嘗對方務德言靖康末與莫儔俱在敵寨時搜索宗室有未盡者儔陳計乞取玉牒其中有名盡行根刷會之在傍曰尚書誤矣譬如人家宗族不少有雖號同姓而情好極踈者平時富貴既不與共一旦禍患乃與之均恐無此理尼堪曰中丞之言是由此異待之出王明清揮麈後錄按實錄二月癸酉金人於宗正寺取玉牒簿指名取南班宗室自二王宮以下近屬及官序高者先取此時秦會之未出城也會之所論或是三月庚子再取宗室時然儔獻之日會之實不在傍此說不足據

熙寧法宗子出仕者見謝辭及獨銜奏事並不著姓建炎元年某知鎮江府上謝表黃英州任中書侍郎乃令進奏官退回爲不合不著姓殆欲見沮而不考著令也至今雖大宗正司宗室亦稱皇叔皇兄具官仍著姓矯枉太過誤矣按建炎指揮見中興會要時黃懋在中書取此旨也然南班宗室初未嘗有著姓者此所云誤

國朝宗子自祔葬山陵之外又有南墳西墳問諸宗子多南渡後始生無知之者建炎二年十月知汴州張抗奏劾其州官遁竄之罪有趙叔潛者結銜云保義郎添差管轄舒王已下墳園有承節郎王世贇者其銜卽云管轄魏王已下墳園此云舒魏二王墳卽南西二墳也邪國朝宗子分三祖藝祖太宗葬西京故宗子連惟字允字以上者並祔西洛魏悼王葬汝州故宗子連承字以下者並祔溫陽所謂西墳永安

是也。所謂南墳。汝州是也。國書中自可考據。泰之嘗爲從官矣。乃不知此何邪。

秦會之、范覺民、同在廟堂。二公不相成。敵騎初退。欲定江西二守臣之罪。康倬知臨江軍。棄城而走。撫守王仲山以城降。仲山、會之婦翁也。覺民欲寬之。會之云不可。既已投拜委質於賊。甚麼話不曾說。豈可貸耶。蓋詆覺民嘗仕僞楚耳。出玉明清揮麈餘話。按敵入江西。建炎三年冬也。明年春。敵退。秦會之在達賚軍中。其年十月乃得歸。紹興元年。始除參知政事。此大誤矣。

建炎四年十二月。尼堪籍諸路客戶。拘之入官。次年春。盡鎖之雲中。耳上刺官字以誌之。河間府樂壽縣初縣客戶六十八人。而誤作六百八人以報。後尼堪不容訴。於是縣官驅窮民孤旅五百四十人以補數。至則一例賣之。莫能辨也。按建炎三年秋。已書升樂壽縣爲壽州。此仍稱縣者。誤也。

方務德守荊南。有寓客張黼者。魏公之族子。出其乃翁所記建炎遺事一編云。孔彥舟領衆十餘萬破荊南城。時朝廷方經理北敵。未暇討捕。張單騎入城。說諭彥舟。使之效順。又領討鍾相。許以成功入川。從宣撫司求賞。相平。張遂以彥舟心腹數人入蜀。至夔。又降說劇賊劉超。未及宣撫司。道遇族兄。攫金不得。乃先見魏公。言張受賊賂厚。不可信。魏公然之。張乞令彥舟屯荊南。公不從。令往黃州屯駐。其徒皆不樂。率衆渡淮降金。按鍾相、乃鼎州土豪。以左道惑衆。率人守鄉井。孔彥舟爲東平鈐轄。因事叛去。侵荊南諸郡。攻長沙不克。乃僞稱鍾相遂入之。反奏相叛。傅彥濟以宣機督軍討之不勝。相遂自稱楚王。此建炎四年二月也。四月。彥舟獲相送行在。拜利州觀察使湖北副總管。時朝廷命向伯恭帥潭。爲彥舟所拒。賀子忱

說巨寇馬友擊彥舟逐之。彥舟引兵入江西。明年二月。呂元直奉詔討李成。乃奏彥舟同擊賊。成敗降劉豫。其秋。以彥舟爲鞏黃鎮撫使。實代成。明年五月。權端明邦彥入樞府。權故東平帥也。彥舟心不自安。偶韓良臣破閩湘諸盜順流而東。彥舟疑其圖己。遂引所部降爲齊。以首末考之。彥舟賞功及除拜皆朝命。非自宣撫司。且賞典以厚。又距其叛去已二年。蓋張所記。多大言不足信。

按孟宣文以辛亥九月。自戶部尚書除江湖宣諭制置使。使理財治盜。未嘗兼閩中。亦不除韓良臣。是時辛企宗已在建寧。朝廷又遣胡丞公督捕。十月二日。洪成季始自鎖闥遷吏書。爲言者論去。後五日。宣文即除參知政事。此時成季吏書除目尚未下。安得云上已留參政擬狀數日也。十一月五日。宣文除福建宣撫。良臣副之。其執事已彌月。蓋方務德誤記而衆言又因之。

宗澤造戰車。初是劉浩創造。試之不可。每一兩以二十五人爲左角。二十五人爲右角。二十五人爲前距。二十五人爲後距。共四隊。凡一車用百人。迨元帥府分遣澤往開德。乃用浩車制旋造。（出趙甡之遺史。）按宗公遺事。載其京城所造車式。每乘用五十有五。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回旋曲折。可以應用。與趙公記殊不同。

李綱私藏。過於國帑。厚自奉養。侍妾歌僮。衣服飲食。極於美麗。每饗客殽饌。必至百品。遇出廚傳數十擔。其居福州也。張浚被召。綱驀行一百二十合。合以朱漆鏤銀裝飾。樣制如一。皆其宅庫所有者。（出朱勝非秀水閑居錄。）

按李張二公。皆渡江後名相。此所云殊不解。豈非以張自福州還朝。而薦李公起爲江西大帥。或以此汚

之邪.

舊聞證誤卷四

日歷紹興元年六月命知南外宗室正事令廳選藝祖後宗子二人鞫之禁中是歲辛亥也明年閏月乙未令時除知宗正事五月乙亥阜陵入宮相去才四十日若德麟被旨其所選未必如此之速按令廳爲思陵所眷而德麟以舊事譚稹爲上所輕恐未必以此委之方阜陵入宮時德麟亦未封王其後二人偶先後襲封或傳者因之而誤然德麟時在行在而令廳在泉南當考

張浚既受黜陟之命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密院事徐俯大不平之指以爲僭其敕勝非在朝廷日嘗見之前云某司次述事因右語云奉勅如何末以使御押字黃紙大字皆過於勅出朱勝非秀水閑居錄心傳嘗見永康軍昭惠靈顯眞人復封王勅右語云右奉便宜聖旨云云紹興元年月日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臣張浚書名不押字朱公所云非也

紹興四年趙鼎除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處置使時勝非起復居位已累章丐持餘服鼎窺宰席甚急被命殊不樂申請數十條皆不可行如隨軍錢物須七百萬緡勝非參告進呈指此一項言臣昔聞玉音趙鼎出使如張浚故事浚自建康赴蜀朝廷給錢一百五十萬緡今鼎所須三倍以上今歲郊恩所費不貲上曰奈何勝非曰可支三百萬緡半出朝廷已如浚數半令所部諸路漕司應付上可之既退鼎詬怒云令我作乞兒入蜀耶出朱勝非秀水閑居錄按趙忠簡奏疏云臣隨行錢帛各乞依張浚例初乞錢百萬後乞五十

萬。度牒二萬。止得三千。再乞得萬八千。又乞始足元數。臣日侍宸扆。所陳乞已艱難如此。況在萬里之外。按度牒是時每道直二百千。二萬道共直四百萬緡。通見錢爲四百五十萬緡。與此記不合。若以初乞所許計之。則錢牒止得一百十萬緡。亦未及魏公所持之數。蓋忠靖所記有誤。

李端叔作范忠宣遺表。紹興中趙元鎮作相。提舉重修泰陵實錄。書成。加恩。呂居仁在玉堂。取其中二句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廟之陰靈不顯。一對於麻制中。時人以爲用語親切。不以蹈襲爲非也。按紹興八年六月。趙公以哲錄成書。遷特進。會尚書楙當制。無此二語。居仁所草。乃再除特進。非加恩也。

紹興壬戌。罷三大帥兵柄。時韓王世忠爲樞密使。語馬帥解潛曰。雖曰講和。敵性難測。不若姑留大軍之半於江之北。觀其釁。公其爲我草奏以陳此事。解用指爲劄子。韓上之。已而付出。秦會之語韓云。何不素告我而遽爲是耶。韓覺秦詞色稍異。倉卒皇恐。即云世忠不識字。此乃解潛爲之。使其上耳。秦大怒。翌日貶潛單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張子韶云。出王仲言揮麈後錄。按解承宣初以趙忠簡引爲步帥。紹興八年。忠簡罷。解力求去。九年夏。罷爲福建總管。此時韓良臣爲淮東宣撫使也。十一年四月。韓罷爲樞密使。乃命張岳二將往山陽總其兵。還屯京口。十四年三月。言者劾解本忠簡之客。不從和議。乃責散官安置南安軍。王所聞皆誤。先是七年十一月。秦會之爲樞密使。奏令韓還屯京口。韓言敵情難測。將以計緩我。乞留此軍遮蔽江淮。上然之。乃留屯山陽。時忠簡再相。解典步軍在金陵。或指此也。然當張通古來時。韓五上疏力諫。及蕭毅再至。又力論其非。請與敵使面議。且上疏論會之誤國。由是觀之。韓非倉卒退避而諉之他

人者。子韶與解同議居不應誤。王之言未深考。

紹興戊午夏。熙州野外濼水有龍見。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爲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子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熙州嘗以圖示劉豫。劉不悅。趙伯璘曾見之。案劉豫以紹興七年丁巳冬廢。故其詔書有曰。建爾一邦。逮今八稔。謂自建炎四年除節制河南諸州郡。至今通爲八年也。龍見之時。豫已廢徙矣。不知熙州何爲以圖示之。此所記誤。

吳才老。舒州人。飽經史而能文。浮沉州縣。晚始得丞大常。紹興間。尚需次也。娶孟氏。仁仲之妹。貧往依焉。仁仲自建康易帥浙東。言者論謝上表中含譏刺。詔令分析。仁仲辯訴。以謂久棄筆硯。實託人代作。孟雖放罪。尋亦引閑。秦會之令物色知假手於才老。臺評遂上。勅罷其新任。繇是廢斥以終。案史。孟信安紹興十一年四月。自判紹興府。奉詔迎梓宮。請禮官與俱。時才老爲太常丞。被旨偕行。其年八月。才老坐朋附免。九月。信安除樞密使。十一月。山陵攢畢。孟出判福州。未行。改建康府。十四年春移會稽。此所云皆誤。

魯國大長公主。避兵南來。卜居台州。詔即州賜第。主享二十年。薨於天台。按大長公主。以紹興十二年秋。入覲大母。其冬。薨於臨安。上臨奠。此云薨於天台。誤也。但歸葬台州耳。

皇統四年秋。元帥遣使報監軍（時監軍者討蒙古。出王大觀行程錄。）曰。南宋以重兵逼脅。和約大定。除措置備禦。早晚兵到矣。至次年冬十月。元帥親統十萬衆。水陸并集。按皇統四年甲子。本朝紹興十四年也。前二年已分畫

地界矣。不知烏珠何以歷二年之久而後加兵於蒙古。恐必有誤。

皇統七年春三月。國使還蒙古。許依所割地界。牛羊倍增。金國許賜牛羊各二十五萬口。今又倍之。每歲仍賂絹三十萬疋。綿三十萬兩。許從和約。案本朝歲賂北人銀絹共二十五萬疋兩。而北人遺蒙古乃又過之。恐未必然。

紹興初。昭慈聖憲皇后升遐。朝論欲建山陵。魯公卷持議。以爲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卽歸祔矣。宜以攢宮爲名。僉以爲當。（出王明清揮麈前錄。）按昭慈遺詔。已云權宜擇地攢殯。又曰。新製梓宮。取周吾身。以爲異日遷奉之便。公卷自金陵至行在。后升遐必已半月。遺詔旣云。然則此議恐非其所建也。本朝母后。經垂簾者。例稱山陵。然昭慈是時止稱園陵。此記亦誤。

趙鼎起於白屋。有鄙樸之狀。一旦得志。驟爲驕侈。以臨安相府爲不可居。別建大堂。環植花竹。坐側置四大爐。日焚香數十斤。使香烟四合。謂之香雪。（出朱勝非秀水閑錄。）

王日嚴曦。爲少蓬權直禁林。草秦會之加恩制。取熊叔雅啓一聯入詞。中云。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翊日卽除禮部侍郎。（出王仲言揮麈後錄。）按中興玉堂制草。此紹興二十年五月。秦會之提舉玉牒。進高宗中興聖統加恩制也。時日嚴以右史直北扉。實當此制。二十一年四月。日嚴乃遷儀曹。貳卿。仲言（此下疑有闕誤。）

紹興己卯。陳瑩中追諡忠肅。其子應之爲刑部侍郎。往謝。政府有以大魁爲元樞者。忽問云。先又何事得

罪秦師垣耶。出王明清揮麈三錄。按陳公賜謚在二十六年七月。是年丙子也。湯進之實爲元樞。而陳資政誠之在翰林。九月陳始除同知樞密院事。距忠肅賜謚已五旬。恐無緣始謝。蓋一時好事者以爲口實。仲言未之考也。

胡寅者。凶慝躁進之士也。趙鼎薦之詞掖。朝士皆畏之。以行詞乖繆。衆論不容。乃稱父安國老疾。遠在湖湘。乞歸省。於是差知永州。寅攜居妾婺州。久之不去。有朝士范伯奮貽書責之。寅以妾臨蓐爲辭。伯奮復曰。妾產與父疾孰重。寅訴於鼎。改知嚴州。鼎旋罷。累月復相。欲召寅議者以不省父止之。故事。兩制以上。方乘狻座。餘不預也。大觀中。童貫新得幸。以泰寧軍承宣使副禮部尚書鄭允中使遼國。遂俱乘狻座。繇是爲例。出王明清揮麈後錄。按貫以大觀二年建節。久之進檢校司空。易鎮泰寧。政和元年秋乃出使。此亦誤也。承宣使、政和七年始置。

本朝宰相兼公師者。范魯公、王文獻、趙韓王、薛文惠、王文貞、丁晉公、馮文懿、王文穆、呂文靖、韓忠獻、曾宣靖、富韓公、文潞公、呂正獻、蔡師垣、秦師垣、陳魯公而已。餘皆罷政後方拜。近日惟張魏公自外以少傅再拜右揆。出王明清揮麈前錄。按呂文穆、何伯通、鄭達夫、余源仲、王將明、皆以宰相兼公師。呂元直嘗除少保而不拜。文潞公、呂正獻、乃以公師平章國事。非宰相也。

韓退之詩。不知官高卑。玉帶垂金魚。若從本朝言之。則極品有不得兼者。本朝之制。惟親王及勳舊大臣之爲公師者。乃得賜玉帶。卽近屬者。與外戚之爲郡王者。或亦賜之。眞宗時嘗偏賜兩府大臣。其後止及

元宰而已。渡江後。異姓王亦得之。按慶元令節文。諸帶三品以上許服玉。臣寮在京者。不得施於公服。然則三品得服玉帶。本朝與唐制尙同。但在京則不可施於朝服爾。今公卿在外。亦未有服玉者。蓋循舊如此。非謂法不可也。

白樂天聞白行簡服緋詩。有綵動綾袍鴈趁行之句。注云。緋多以鴈銜瑞莎爲之。則知唐章服以綾。且用織花者。與今制不同。今宗室外戚之親貴者。或賜花羅公服。亦此意也。宣政間又有紗公服。今廢。

禁中鐘鼓院。在和寧門譙上。其上鼓記五更已竟。而外間通用漏刻。方交五更也。殺五更後。譙上不復更擊鐘鼓。需平明漏下二刻。方椎鼓數十聲。王禹玉宮詞云。禁鼓六更交直早。歸來還是立班時。禹玉謂六更者。明宮殿五更之外。更有一更也。其實宮鼓以外間四更促爲五更。故五更終竟時。蚤聞於外間耳。鼓節未嘗溢六也。車駕宿齋青城。則齋殿門內五更。均促使短。如宮中常節至青城門外。則五夜平分。須曉乃竟。蔡絛百衲叢談云。五更已滿將曉之時。則又有謂之夜漏不盡刻。文德殿鐘鼓院。於夜漏不盡刻。天既未曉。則但撾鼓六通而無鉦點也。故不知者乃謂禁中有六更。吾於政和戊戌。曾侍詞於宣和殿。嘗備聞之。據此則承平時蓋擊鼓六通。此云椎數十聲。未知孰是也。楊廷秀云。紹熙庚戌歲考試殿廬。夜漏殺五更之後。復打一更。問之雞人云。官漏打六更。按蔡程楊三人。皆從官也。所謂六更者。皆親聞之。而或云打一更。或云撾鼓六通。或云椎鼓數十聲。竟無定論。當考。

學士院具員。文臣待制以上。武臣正任防禦使以上。蓋防禦使有超除節度使之理。故皆入具員。按國朝

防禦使雖有殊功未嘗徑建節也紹興末李寶以膠西之捷自遙蔡除節度使時號創見蔣所記誤

唐制翰林學士本職在官下五代趙鳳爲之始諷宰相任圓移在官上出葉夢得石林燕語按唐劉瑑撰王巨鏞碑稱翰林學士中散大夫中書舍人劉瑑柳公權撰何進滔碑稱翰林學士承旨兼侍書朝議大夫守工部侍郎知制誥柳公權白居易集載初除拾遺書稱翰林學士將仕郎守左拾遺白居易據此類皆職在官上又按元稹祭李尚書文稱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元稹崔羣謝官狀稱朝議郎守尚書庫部員外郎翰林學士崔羣王源中撰李藏用碑稱中散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王源中據此類皆職在官下五代趙鳳所移乃端明殿學士葉誤記也

唐翰林學士結銜或在官上或在官下無定制予家藏李藏用碑撰者言中散大夫守南書戶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王源中王巨鏞碑撰者言翰林學士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劉瑑瑑仍不稱知制誥不可出葉夢得石林燕語據學士官至紫微舍人則銜內不繫知制誥三字所從來遠矣

唐自代宗後歷德順憲穆敬五帝及懿宗皆不置節名出葉夢得石林燕語按懿宗延慶節此云不置非也

前世牌額額必先掛而後書牌必先立而後刻魏凌雲臺至高韋誕書榜卽日皓首此先掛之驗也今則先書而後掛案晉書王獻之傳太元中新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凌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筆書之比訖鬚髮盡白纔餘氣息據此則乃一時匠者之誤非古人皆先掛而後書也

台州筆吏楊滌者。能詩亦可觀。其外氏唐元相國之裔。偶持告身來。乃徵之拜相綸軸也。銷金雲鳳。綾新若手未觸。白樂天作幷書。後有畢文簡、夏文莊、元莊簡諸公跋識甚多。尋聞爲秦熺所取。恨當時不能入石也。按考唐白傅集。其在翰林嘗當五相制。乃裴珀、張宏靖、李絳、韋貫之、武元衡爾。其在中書。嘗草徵之諭德及翰林兩制。蓋樂天以元和初爲學士。而徵之長慶二年始入中書。其相去遠矣。此所記必有誤。

王景彝藏續皇王寶運錄十卷。多載唐中葉以後事。所恨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未曾見之。其中載黃巢王氣一事云。金州太白山人中和三年夏見制史崔堯封云。州北有牛山。傍有黃巢谷金桶水。今黃巢年號金統。必慮王氣在此牛山。請掘之。則賊自敗散。堯封大喜。調義夫萬人。掘牛山月餘。崖十丈。有一石桶。上有一劍。桶中有一黃腰獸。自撲而死。堯封奏其事。加檢討司徒。至秋。中原尅平。出王明清揮麈後錄。

蔡元長帥成都。嘗令費孝先畫卦影。未後畫小池。龍躍其中。又畫兩日兩月。一屋有鴟吻。一人掩面而哭。不曉其理。後元長南竄。死於潭州昌明寺。始悟焉。出王明清揮麈餘話。按實錄。蔡京死於崇教寺。

遼亡。達錫林牙亦降。後與尼堪雙陸爭道。堪心欲殺之。而口不言。達錫懼。及歸帳。卽棄其妻。携五子宵遁。深入沙漠。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出松漠記聞。按三國謀義錄。兩國編年。皆云天祚出夾山以圖興復。達錫諫不聽。乃稱疾不行。天祚被執。達錫率殘衆奉梁王北奔。據此則達錫未嘗降。使其果降。則梁王何以得免。洪記恐誤也。天祚四年。趙晉秦許四王。晉王先誅死。而無梁王。或者其後一王改封。亦未可知。姑從記聞。

高麗歷日。自契丹天慶八年以後。皆闕不紀。壬戌歲改皇統。辛未改天德。癸酉改貞元。丙子改正豐。至癸

未歲又闕直至壬辰歲方紀大定十二年不可考云案壬戌紹興十二年也熊子復中興小歷改皇統在十四年案辛酉歲烏珠與本朝書已稱皇統元年而王大觀行程錄亦云皇統八年歲次戊辰戊辰紹興十八年逆數之當以十一年改元爲正此所記誤又正隆乃海陵年號見於隆興時政記亦不當作正豐辛巳歲葛王卽位于會寧改元大定至壬辰爲十二年不誤但不知癸未歲何以缺豈非金方紛亂不暇頒歷于屬國故耶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舊聞證誤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李心傳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章德宣）